

### 李虎山

## **◆◇毎周一星**

陕西省洛南县人,1978年于北 京卫戍区服役,退伍后于20世纪80 年代担任过乡镇长,后进入西安媒 体行业。中国作协会员,出版文学 作品有:长篇小说《鹿池川》《平安》 《之间》,中短篇小说集《爱听音乐的 狼》,散文集《故乡有我一棵树》《五 十年的眼睛》,纪实文学集《水润三 秦》《庙岭本纪》。《平安》入围第十届 茅盾文学奖、《水润三秦》系2021年 省委宣传部主题创作项目,2022年 承担陕西省委宣传部主题创作项目 《商洛作家探究》写作。2016年入选 陕西文艺创作人才百人计划。发表 文学作品五百万字,获各类新闻奖 10多次、文学创作奖50多次。

陕西职工作家列传(27)

# 华阴老腔

我曾看过两次华阴老腔。 一 次是2008年国庆期间在西安新城 剧院,一次是在2010年央视文化部 举办的春节晚会上。

新城剧院那次是陕西省第五次 艺术节。老腔被安排在一部大戏的 前面,如药引子一样,很是撩人,许 多人持了戏票走进剧院不是去看戏 的,是想看时下的歌舞或其他什么 节目,但一帮子粗布青衫的汉子那 么激动地一吼,观众被震住了,我也 是,被震得连大气儿也不敢喘,怕影 响了听觉享受。

在央视的晚会上,由于灯光的 作用,老腔又呈现出了异样的风采, 更显出了粗犷的神韵。表演者好像 还是那些人,但多了个女的——长 得敦实,有一副幽默相,初看有些傻 模样,但动作中却透出一种粗放的 美或者说是木讷的美。

老腔的表演人员组成全是纯正 的、地道的泥腿子组合,粗布衣裤、 土头土脸,他们的扮相、嗓门和手中 操持的家什看似粗糙,但制造出的 效果却使人震撼,撩拨心扉。特别 是他们富有穿透力的声音,一出口 腔,即使人震惊,给人力量,使人产 生共鸣。听着,不由得想起刮大风 时华山上松涛的怒吼和渭河汛期时 波涛的咆哮,还能想象到劈山救母 中挥斧时所用的力量,想起赵匡辄 击掌劈潼关时的那股狠劲,似有一 种情绪在演唱者心中向外迸发,有 一股力量从演唱者心中向外宣泄, 那股子劲儿带着狠、带着阳刚、带着 兴奋、带着快乐。听着看着,受众也 似进入到那种激奋中,不由自主浑 身使着劲儿合着那种节拍,恨不得 放开嗓子加入演唱者"哎——"长长 的、浑厚的、孰悉的拖腔中

老腔之所以能感染人,我想最 关键的是演唱者那种力量的张扬和 情绪的宣泄,是那种令人耳目一新 的艺术表现形式。

锣、板子、梆子、牙子、板凳、砖 头,这些硬件的物什组成的敲打,本 身就具有铿锵之音。清脆、生硬、零 碎、热烈,听如乱弹,实则是个性。 这些个性的产生,构成了一种强悍 的力量之美。

板胡像一个小小的头目,起着

带头作用,二胡像老板娘一样多了 一分柔情,把板胡的尖锐和那些敲 打乐器的生硬很巧妙地黏合在一 起,雷琴像板胡的爹,稳健又是快乐 地把所有乐器统领在自己的旗下, 让整个演奏多了浑厚和稳健,还有 唢呐,在老腔中如药引子一样,那么 昂扬地一吹,担负着叫板的重任。

乐器是奔放的,人是奔放的,声 音是奔放的,听者和看客的情绪也 被表演者带动着奔放起来。

老腔既有秦腔的音乐元素,又 有碗碗腔和眉户的音乐元素,无论 表演者在曲牌中填上什么词,表现 出来的都是疯狂的快乐。

这就是它能承传的理由,因为 快乐在任何时代背景下都是人们追 求的东西。

有人说,老腔是现代摇滚,有人 说它是唱腔艺术之父,有人说它是 疯子艺术,还有人说它是一种粗糙 的表现形式。

我要说,它是黄土地上盛开的 ·种独特的艺术奇葩,是华山松涛 声的变异,是黄河涛声的凝结,是 关中豪情的彰显,是秦川汉子的心 绪表达。

唱如吼、奏如狂、舞如疯、演如 醉,整个表演过程中表达了关中民 俗文化的所有元素,又体现出强烈 的艺术感染力。我想这种如痴如 醉的表演形式,只有在辽阔的渭河 平原上才能表现出它的全部。地 域的辽阔,舞蹈的精巧,人的粗放, 唱腔的不拘细节,场地的自由,乐 器的奔放,也只有厚厚的黄土高原 才是孕育它生命的摇篮。

当整个表演过程结束后,人的 听觉一下子沉入雾里,醒不过神 来。当被它震慑的空气又开始流动 时,被它包裹的情绪才开始慢慢苏 醒,被它渲染的耳朵过于清净,清净 得不知所措。

后来才知道,老腔在华阴是一 种家传户诵的艺术。据说在民间 的表演更是奔放,只要有一块下 脚的地方,随时随地都可以展现其 魅力——山腰上的道路,农舍的场 院,哪儿都有它的出现。它如春天 的花儿,人如蜜蜂,声儿一扬,如花 儿绽放。



茶有两种喝法,文喝和武喝。文喝叫"品茶",武 喝叫"牛饮"。细品也好,牛饮也罢,最初的目的不外 乎是为了解渴,就像喝水一样。但喝水毕竟不同于 喝茶,水一旦有了茶的调和,顿时便有了色香味。这 也许就是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对茶情有独钟的 缘由吧。

俠西工人教

喝茶,大抵与人的性情、年龄和所处的环境有 关。小时候对茶的印象,一直停留在瓦屋厅堂八仙 桌上的那把淡绿色的土茶壶上——一个大热水瓶、 一把长嘴土壶、一撮大叶野茶,就构成了一个色香的 世界。即便如此,那时,茶在我幼小的眼里,也只是 一种解渴的调味,随意、简单。

炎热的夏天里,母亲烧上一大锅开水,倒进大茶 壶里,抓一小撮茶叶放进去,盖上壶盖,等茶叶捂好 凉下来后,就成了一家人解渴的饮品。这种茶叶是 父亲在山上采摘的野茶,叶粗劲大,泡出来的茶水浓 烈黏稠,解渴效果极佳。父亲每次从田间地头回来, 一踏进家门,总是先要倒上满满一大碗茶水,咕噜咕 噜喝完之后,才不紧不慢地卸下挂在土墙上的水烟 袋,呼噜噜吸起烟来,那神色很是受用、很是惬意。

# 喝

### □程毅飞

少时不知茶滋味,更不解饮茶的妙趣。随着光 阴流逝,年龄一天天增长,才对茶有了一些了解。现 在想起来,那时候喝茶最惬意的感受,就是将茶缸悬 得低低的,看着深褐色的茶水从壶嘴里倾倒下来时, 那长长流动的水线,仿佛将我的少年时光,拉成了乡 村那条遥远的村路。

人到中年,工作节奏渐渐慢了下来,工作之余, 大家会聚在一起说东聊西,话题也常常会牵涉到茶 上来。逢双休日串门,去朋友家,朋友自然会拿出上 好的茶叶、茶具,小小的茶杯,精致的紫砂壶,煮水烹 茗,不一会儿茶香袅袅,馥郁盈室。朋友虽不是茶道 高手,但对茶艺之道、茶品、茶具、水质、水温都能说 道出一二三来,很有些专业茶艺师的味道。

"煮茗对清花,弄琴好知音。"一次、两次,时间久 了,我也知道了红茶、绿茶、花茶等茶之诸多门类,像 安溪的铁观音、武夷的大红袍、西湖的龙井、云南的 普洱,都细细品味过。

一次去安徽旅游,晚上居住在黄山脚下的黄山 宾馆,吃罢晚饭,听茶艺师讲茶道,才第一次知道了 什么是女儿茶、媳妇茶、婆婆茶,一时兴起,第二天在 去芜湖乘火车将要离开时,索性买下一套紫砂茶具 和几盒黄山毛峰。回到家里,也试着煮水烹茗,学着 别人的样子品茶、观色、闻香、识味,让视觉、嗅觉和 味觉器官都活跃起来,虽不能达到李商隐"小鼎煎茶 面曲池,白须道士竹间棋"的那种飘逸之境,但在忙 碌之中静心品茗,也可从中寻找到一种生活的宁静 与恬淡。

鲁迅先生在《喝茶》一文中写道:有好茶喝,会喝 好茶,是一种"清福"。怎么不是呢?仔细想来,其实 人生亦如茶,苦涩中蕴含着甘甜,一道浓酽,二道清 醇,三道趋淡。只有静心品茗,喝出人生的酸甜苦 辣,才能品味到一份怡然自得的好心情。

(单位:丹凤县委党校)

山水画卷

李昊天 摄

我的家乡在陕北黄土高原,由于常年工作在 外,已有几年未能回乡过年。

癸卯年春节,我终于如愿以偿回到老家与父 母团圆,并看望父老乡亲及儿时的玩伴,还一起回 味、体验少儿时的年味。

大年初一,当给几位长辈拜年聊天时,谈及了 我的曾祖父——袁启良。他生于1900年,逝于 1958年。幼年丧父,少年丧兄,中年丧母、丧妻。 一生时运不齐,命途多舛。12岁时,家族分支,另 立门户,他便与双目失明的小脚母亲及兄长相依 为命。当时,家中杼柚其空。并在15岁时,兄长 不幸离世,生活雪上加霜。他只得勇挑重担,成为 家中的顶梁柱。

那个年代,秋种夏收主要靠人扛、牲畜驮运。 他起早贪黑,在田间劳作。又因年龄过小,不敢一 个人在拂晓时分去地里干活,便用独轮车推上母 活的希望。

至解放前夕,家中已经拥有牛、马十几头 (匹),羊六十多只。家境稍有改观,不再为吃穿发 愁。到1954年公私合营,各家各户牲畜、农具要 上交生产队,而一只羊队上只给补贴一毛五分 钱。爷爷到集市上了解行情获悉,一只羊能卖三 毛五分钱,一头牛可卖一元五角钱。而曾祖父坚 决不让卖,如数上交队里。

曾祖父虽目不识丁,但他知道读书识字的重 要性。在经济拮据窘况下,依然送祖父上私塾。 解放后,父亲到适学年龄,他不顾家人反对,力挺 父亲上学。直到1958年,父亲考上富县初等师范 学校。

曾祖父具有革命情怀,懂得保家卫国道理。 抗日战争时期,他支持侄子投军报国,奔赴抗战前 线,可惜侄子一直未归。今年二月,我委托人查阅

# 02

□袁志鹏

亲作伴。但因力气小, 驮运粪土时拿不动驴鞍鞒, 无法将其放置驴背上,只得让其卧在地上,从尾部 艰难地挪到驴背,然后牵上缰绳笼头,喊驴起身后, 将空粪筐绑在鞍鞒两侧。装粪土时,因不懂重量平 衡,将一侧装满,另一侧还是空筐,导致鞍鞒一侧超 重向另一侧倾斜偏离驴背,致使粪土洒落一地。

那时,他一人边犁地、边施肥,即先赶着驴犁 上100多米长,然后叫停,再返回挎上粪筐一边走 一边向犁沟槽施肥,循环往复。当时同样亩数的 土地,别人家热火朝天半天就可犁完,而他却需要 三天时间才能完成。生活压力过大,致使一米六 几的曾祖父,过早地驼背苍老。但他勤劳顽强,爱 动脑筋,不肯向生活低头。

曾祖父聪慧勤奋,吃苦耐劳,有经济头脑。解 放前,为补贴家用,他经常赶集市,做一些贩运圆 木的小生意。从家到黄龙三岔乡集市,就有40多 公里的崎岖山路,但他披星戴月,当日往返。每次 运回碗口粗、八尺长的三根圆木,两根驴驮,一根 肩扛。我想,他扛的是柴米油盐酱和醋,扛的是生

的记忆

历史资料,才在洛川县志,抗日英烈一文中查到其 有关记载:"袁仓合,洛川石泉乡贺家庄人,国民党 陆军177师106团二等兵,1940年牺牲于山西抗日 前线。"1948年到1949年,西北野战军从陕北南下, 解放渭北、关中,曾祖父先后参加澄合壶梯山战役、 蒲城永丰战役、扶眉战役担架队,为我军运送伤 员、粮草,圆满完成任务,为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1958年,他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请缨到 富县张村驿大炼钢铁。工作中,他不怕苦、不怕累, 踏实肯干。但在1958年冬天在返乡途中不幸坠崖 身亡。葬礼上,石泉公社相关领导前来吊唁……

其实,1967年出生的我,与曾祖父未曾谋面, 之前对他一生了解甚少。听了长辈们的叙说,我 深感不孝,惭愧至极。回家后,久久无法平静,便 写文章纪念。曾祖父明事理、知感恩,是一位懂得 家国情怀的人。

我想对他说,您的人生履历和高尚品德,就是我 们的家训。你的后辈子孙谨遵家训,勤奋好学,志 当存高远…… (单位:中铁七局西安工程公司)

## 残

## 荷

### □常继明

该来的都来了 来吧 我曾认真地爱过时间 更爱过风 尽管它给我披上伤心的黑纱 垂下头颅,吹响唢呐 都将面临 一场不平等的对话 我却与污泥握手言和 山瘦了 水输给了雪 分离相逢再出发 彼此都脱掉外衣无牵无挂 时间慢一点多好 无论悲喜 得让苦大仇深的莲籽喘息 问天问地 是谁 在字里行间遗落这颗孤独 唯那一滴露水 是坠不下来的眼泪 (单位:汉中紫晶时尚酒店有限公司)

春天,万物苏醒。走过了隆冬 时节,天地间的生命在这一刻开始 迸发出生机与活力,草木、昆虫,就 算隔着厚厚的泥土,也能嗅到这慢 慢抵达的春意,纷纷探出头来……

向

遇

场

张

红

我们常说:"二月春风似剪 刀",当我抬头仰望着树梢上依旧 有的那一片片干枯的黄叶,在风的 轻抚下慢慢摇动,又回旋飘落,一 叶坠地,骤然间显得更加苍老,即 便如此,它们终要回到大地的怀 抱,这是它们应有的归宿。

春的到来,也意味着进入新的 一年,但总有人会去回顾总结过 往,而我就是这样的一位。整理整 理思绪,翻弄着泛黄的记忆,如电 影般一帧一帧回放,历历往事犹如 针尖一样刺痛心底,眼睛闪过一丝 凄凉与忧伤,内心更多的是一种落 寞与无助。霎时间,天边雷声引来 的乌云遮盖了这北国蓝天,我不经 意地驻足在这风雨之中,想试着去 解读这其中的含义,然而发现内心 原本深处所许下的愿景,早已在这 泥藻之间化为了随风的尘埃,任凭 雨水的浇灌与洗涤。

雨中叶片上晶莹透彻的水珠。 犹如一件清澈透亮的珍品,映射出 这人间世态,也犹如心灰意冷的孩 子拖着一颗破碎的心,在这寂寥 无人的街上游荡。就这样,豆大 的雨珠,漫无目的地飘着、飘着 ……再好似无奈地砸在青石板 上,其旋律凄婉惆怅,其实我们每 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有着或多或少

的烦恼与忧愁,然而春雨却可以解忧。久而久 之,那在春雨滋润下抽出的一树嫩芽、山野间含 苞待放的花骨朵,又给了人们希望。

不仅如此,经过雨水洗礼的自然万物,都充满 了满满的力量与生机,以此来安抚我们一天下来 的忙碌和对生活的迷茫。

相比之下,我更单纯喜欢随处可见的花蕊。 它们在立春之际不知不觉向外盛开,连成一片, 在春风的映衬下浅笑嫣然。每当春雨绵绵,花丛 之中都有花瓣纷纷飘落,那轻柔、娉婷的舞姿,像 极了少女轻飘的裙摆,既飘逸,又尽显柔情。这 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宋朝诗人志南的《绝句》:"沾 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我闭上眼眸, 细细地品着杏花时节的蒙蒙细雨,像故意要沾湿 衣裳似的下个不停,那吹拂着脸庞的微风已感觉

不到寒意,嫩绿的柳条随风舞动。 舒婷曾经说过:"春天之所以美好、富饶,是 因为它经过了最后的料峭。"而我却在此时此刻 遇见了春雨,让我不由得又想起"好雨知时节,当 春乃发生"。好雨知春,是生命的使者,也能给人 一种奋进的力量。

或许吧,在经历着过去的一年,我想等一缕清 风,等一场春雨……同时更愿做一只浴火重生的 凤凰,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与煎熬之后,能够凸现出 自身与生俱来的光彩。毕竟,春雨是随心所欲的, 过往之处,皆是美好。

(单位:渭南市澄城县矿务局)

□赵松伟

今年春节,和父母聊天时,无意间提起家 原有的颜色。院南头那两棵老榆树,依旧高 里的一副相框,妻子听见后便吵着要看,我 大挺拔,粗糙的树皮和凌乱的枝干,印刻着 翻遍房子角落也没找到,突然想起几年前搬 它的年龄。站在这熟悉的角落,童年的回忆 即刻涌上心头。 新家的时候,可能遗落在老屋了。于是,跟 父亲要了钥匙,妻子和孩子跟随我,向村西

记忆中,那年我六岁,父母亲喊来左邻右 舍,花了近一个月时间,将家里的三间土坯房 拆掉,在原地基上盖了这三间砖瓦房。房子 盖好后,母亲又在堂屋东边搭建了一个单独 的厨房,正前方搭了猪圈,养了猪和鸡,而我 在那一年也学会了打猪草、打柴,为父母减轻 负担。院南头那两棵榆树,当时还很小很矮, 儿时的我总是喜欢在它们身上爬上爬下,春 天撸榆钱,夏天乘凉。

印象最深的是老屋东头靠墙角的那棵老

枣树,每到中秋,大枣已红透。这时候,大姐 拿来凉席铺在枣树下,母亲则拿着竹竿在枣 树上不停地拍打,不一会儿,地上就落满了 红艳艳的大枣。我在一旁拿着篮子,一边捡 一边吃。在那个年代,在农村能吃上这甜味 十足的大枣,令多少孩子羡慕。如今,枣树 老了,杂乱的树枝和枯瘦的树杆,记载着一 代又一代人的成长,也见证着时代的发展。

站在院子里,以前的一幕幕如走马灯般 放映着。还记得,过年时母亲在厨房蒸年 糕、包饺子、做面馍馍,我给灶膛添柴,灶膛 的火映得一家人的脸都红彤彤的;还记得, 放假时奶奶给我准备了好吃的,爷爷给我 准备了一堆小泥塑,明媚阳光下是一张张满 足而幸福的笑脸。现在,美好的记忆和斑驳 的老屋终将定格成我脑海中的回忆,打上岁 月的印记。

一阵风吹过,院里的狗尾巴草摇头晃 脑,地上的枯枝落叶沙沙作响,惊醒了回忆 中的我。看惯了草木的儿子并无多大兴 致,我却如数家珍地向他讲解着老屋一砖 一瓦的历史。

老屋是父辈们的杰作,更是心灵的归 宿。老屋的每一块泥土,每一片草木都有父 母的温度和一家人的欢声笑语。即使有一天 老屋不在了,但它承载的历史将是我一生中 最美好的回忆。

(单位: 陕煤运销集团彬长分公司)

社址: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来到老屋前,抬眼望去,院里杂草丛生,

藤枝缠绕,一片荒凉。穿过院门的藤蔓,站

在院中央,仔细端详老屋的模样,它竟是如

此沧桑。蓝砖青瓦的房子,经过几十年风吹

雨淋,墙体被侵蚀得破旧不堪,轻轻一碰,墙

皮就会掉落。枣红色雕花门窗,漆皮卷起,

露出灰白色木框,窗户四周布满了蛛网和尘

土。金黄色的门锁上锈迹斑斑,早已失去了

头的老屋走去。